

四书评

张贺敏 整理

1991/1

四书评序

千古善读书者，陶渊明一人而已。何也？以其“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夫读书解可也，即甚解亦无不可者，只不可求耳。善道理有正言之不解，反言之而解者；有详言之不解，略言之而解者。世之龙头讲章之所以可恨者，正为讲之详，讲之尽耳。此《四书评》一帙，有正言，亦有反言；有详言，亦有略言，总“不求甚解”之语则近之。若读者或以为未解也，则有世之所谓龙头讲章在。勿谓李卓老解之不详，讲之不尽，令渊明老子笑人也。

卓吾自述

四书评目录

四书评序	(1)
大学	(1)
中庸	(8)
论语卷之一	
学而第一	(19)
为政第二	(21)
论语卷之二	
八佾第三	(25)
里仁第四	(28)
论语卷之三	
公治长第五	(32)
雍也第六	(36)
论语卷之四	
述而第七	(41)
泰伯第八	(45)
论语卷之五	
子罕第九	(49)
乡党第十	(54)
论语卷之六	
先进第十一	(58)
颜渊第十二	(63)
论语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68)

宪问第十四	(72)
论语卷之八	
卫灵公第十五	(81)
季氏第十六	(86)
论语卷之九	
阳货第十七	(91)
微子第十八	(96)
论语卷之十	
子张第十九	(99)
尧曰第二十	(103)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104)
梁惠王章句下	(109)
孟子卷之二	
公孙丑章句上	(116)
公孙丑章句下	(121)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127)
滕文公章句下	(131)
孟子卷之四	
离娄章句上	(137)
离娄章句下	(144)
孟子卷之五	
万章章句上	(152)
万章章句下	(158)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163)
告子章句下	(169)

孟子卷之七

尽心章句上..... (176)

尽心章句下..... (185)

大 学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眉批：三纲领中，止至善为要，故又抽出言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眉批：八条目中修身为要，故又抽出言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文字极有条理，极有格式。三纲领处，鸳鸯画出；八条目处，金针度人也。世间种种学问无不包括，后来种种病痛无不扫除，真圣人之文也。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逆溯而上，见“在明明德”之语，非孔夫子创言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新民”、“新命”，都从自新始。“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只是自新处“无所不用其极”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样子。○“明明德”直溯至唐、虞，“新民”只说到商、周而止。以唐、虞之民，无所污坏，不必新耳。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五引《诗》是文章家乱体，《中庸》末篇亦是此法。或问：“《中庸》乱于末篇，《大学》乱于第三篇，何也？”曰：“‘止至善’正是《大学》末篇，何言第三篇也？岂以‘平天下’章为末篇耶？八条目不过零碎说个三纲领耳。《大学》正当以‘止至善’一传为末篇。当时作者原有深意，人自不察耳。”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朱文公既曰“明德”为本，“新民”为末，则第一章释“明明德”，第二章释“新民”，是“本末”已释过了，何必又释“本末”？无乃眉下添眉耶？况三纲领、八条目有传，而“本末”二字不过经文中字眼，何必有传？若“本末”有传，“终始”、“先后”亦当有传耶？都不可解。还是此篇释“格致”耳。“大畏民志”，“使之无讼”，正是“格物”处。“物格而后知至”，故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结之。文字原自明明白白，人自看不到耳。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不必补。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眉批：只有此篇独传，须要着眼。如格致、正修、修齐、齐治、治平，都是合传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

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眉批：“十目”二语，正是慎独工夫，正是诚中光景。下面“德润身”，“心广体胖”，便是形外处。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右传之六章，释“诚意”。

此篇文字极精，《大学》枢要全在于此。先儒以为人鬼关，王阳明亦说《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都是有见之言。但其中线索尚未经人摘破，今为一一言之。○劈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二语，大旨了了。“如恶恶臭”三语，不过足此二语耳。下面便教人“慎独”。又把“小人闲居”一段描写自欺光景。“此谓诚于中”以下，转说到“诚意”上来。“十目所视”三语，正是“慎独”工夫，“诚中”光景，吃紧处全在于此，非泛泛引证语已也。下面“富润屋”三语，不过指点形外景象一番。故末句又急急收到“诚意”上去，不是“诚意”最为《大学》一书枢要乎！我皇帝亦曾对儒臣言之。真圣人也！真圣人也！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右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

“身”字不必作“心”字。首节见身之有关于心，次节见心之有关于身，末节故急急以“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结之。文字极有条理，何故反晦蚀之？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

辟焉。眉批：好证左。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眉批：独此传反结，亦不可不着眼。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右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

此传反结，亦有深意，正与经文“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处相关应。盖《大学》之本在“修身”，而“修身”之要在“诚意”，“诚意”又须“格”、“致”，方能“明明德于天下”。若欲“明明德”于一身，说到“诚意”、“致知”已够了，何必又说到“格物”上来？说到“格物”来，正是说“明明德于天下”也。不“明明德于天下”，亦说不得“物格知至”。此《大学》之真血脉也，读者味之。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眉批：“有诸己”数语，杨复所说得极妙。文字最波澜，最变化。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

虽说“齐家”，到底只说“修身”，正为家之本在身。《大学》宗旨，“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耳。读者毋漫然读过，方是

真读《大学》者。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眉批：不是解注“絜矩”而已，正把金针度人处。不言好而言恶，只为好犹易，惟不若恶更真耳。《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眉批：一截。《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眉批：两个“是故”，最为吃紧。《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眉批：又一截。《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进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眉批：又一截。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此篇文字最有条理，当以三言得失处为界限。第一截统言当“絜矩”也。然“絜矩”全在理财。故“先慎乎德”六节，言理财也。然理财又在用人，故“《楚书》曰”七节，言用人也。末后五节，总把用人、理财合说一番。字字精神，句句警策，最为吃紧，最为详明。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王无不留心于此者。故知《大学》一书，平天下之底本也。有志者，岂可视为举业筌蹄而已耶！

中 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也。”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部《中庸》，只是一个“修道之谓教”。“戒慎”、“恐惧”，正是修也。所以必欲修者，以一人之“中和”为天下之“大本”、“达道”故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正指此说，“致中和”而“天地”便“位”，“万物”便“育”，亦根此来。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仲尼曰：“君子曰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右第二章。

只因当时“无忌惮之“小人”，借口“时中君子”，故以仲尼时中之圣之言分割之。○无忌只是一个不戒慎，无惮只是一个不恐惧。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右第三章。

喝。○此以下拈一病，下一药，乃见圣贤苦心。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右第四章。

病。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五章。

病。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精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右第六章。

药。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七章。

病。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右第八章。

药。○须要学他。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病。○许敬庵以为叹人不能中庸，看极是。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右第十章。

药。○末节“故”字最有味。下面四“强哉矫”字正与“故”字应。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中庸图。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眉批：绝妙文字。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

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右第十三章。

此篇与前篇，正说“道”只在五伦之内。有“位”、“育”、“参”、“赞”之愿者，须在此处下手。此处蹉过，无处觅道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右第十四章。

烦热世界中一帖清凉散。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右第十五章。

指点人路头。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眉批：绝妙文字。《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六章。

将“诚”字指点与人看。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眉批：此以下都把“中”、“和”、“位”、“育”，指点与人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右第十八章。